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电台播出

# 前沿 月色

QIANYANYUESE

达世新 策划  
贾世炜 著



# 沿月

QIANYANYUE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

前沿月色/贲炜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2

ISBN 7-80689-351-2

I. 前… II. 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675 号

---

### 前沿月色

贲 炜 著

责任编辑: 达世新 田大军

装帧设计: 费 嘉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639346 2639314 邮政编码: 519000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网 址: [www.zhchs.net](http://www.zhchs.net)

E-mail: [bookzh@zhuhaidaily.com.cn](mailto:bookzh@zhuhaidaily.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9-351-2/I·545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祝贺战友袁炜新作《前哨月色》出版

写军人之爱  
塑军人之魂

童世平  
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

题词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童世平中将

# 目 录

---

|                |       |
|----------------|-------|
| 引 子 .....      | (1)   |
| 第一章 激战前夜 ..... | (5)   |
| 第二章 爱的判决 ..... | (29)  |
| 第三章 阴差阳错 ..... | (49)  |
| 第四章 爱的高度 ..... | (145) |
| 第五章 战火真情 ..... | (217) |
| 后 记 .....      | (237) |

## 引 子

深秋是苍凉的。墓地的深秋更是苍凉得悲伤和悲伤得苍凉。斜阳残照着旧墓新坟；落叶和枯草铺垫着死亡；未亡人的哭诉和秋虫最后的悲鸣，乘着瑟瑟的秋风笼罩着悲凉的墓群；一行大雁南去，又撒下一路哀伤的投影……

那块苍凉的墓地却有一个很美，且寓意深长的名字——“陶渊冥”。据说最早葬于此地的是一个姓陶的文人。他生前非常崇拜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尤其喜欢诗人的名著，散文《桃花源记》和那世外桃源的意境。他遗嘱长子，“死后葬于桃花山下，坐北朝南，以大诗人‘陶渊明’的谐音，命名‘陶渊冥’。”他没明说，其实意思就是他的墓地就是陶渊明笔下那源远流长的世外桃源，美不胜收的阴间冥府。

后来，有识之士在桃花山上修建公墓。不久，果然名声鹊起，方圆数百里，远涉海内外，纷纷慕“冥”（名）而来。有的葬父葬母，有的葬夫葬妻……有的则为自己预先建个阳穴，以便死后“知此知彼”，有“家”可归，入土为安。为了区别生死，凡此种种，或墓碑平板无字，或朱红题名，以证明其阳寿未尽，尚在人间公干……

几十年的工夫，整个桃花山都布满了坟茔，从山脚下一直发展到山顶，一望无边，数以十万计。犹如梯田盘山，层层深入，直上云端。然而，那“梯田”播种的却不是种子而是死亡，不是生的欲望而是死的忧伤。

.....

一位老军人，正在一座坟茔的前面做着最后的送别。

他那一身老式的旧军装，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军绿和当年的辉煌，只剩下那最后的和深秋墓地一样的枯黄。

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像霜。在那扫落叶般的秋风的吹打中散乱地飘拂着，完全失去了当年秀美发光的黝黑和怒发冲冠的刚强，只剩下些惨白细软的温柔。

他的身躯是瘦削的，以至于那当年都感到有些瘦小的军装，如今竟显得如此的空荡荡。只有他那 1.78 米笔直的身材，依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挺拔。

他的面孔是暗淡的，带着长期失眠的疲惫和失血过多又营养不良的苍白，儿时那两个姣好的藏笑含情的酒窝，由于大牙脱落和皮肤松弛，如今竟成了两个凹陷的深坑，深深的，而显得格外的干瘪，隐藏着他那不可名状的坎坷的人生。只有他那宽阔的额头，浓黑的眉毛，笔挺的鼻梁，才标志着他当年过人的智慧和潇洒的英俊。

他的眼神是呆滞的，包含着审视苍生和自我的无边痛楚的深邃。

.....

他，就是退休少将——韩东。

他是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将军的。这是他职业军人坚实的足迹；这是他爱的付出的积累。

“战士”使他长时间处于“忘我无我”的境地，而一“将”难求之

时,却又无暇自由地爱和爱的自由……

韩东首先拔除了那座旧墓周围的杂草,并用一方洁白的手帕擦拭那块墓碑。那是先前他安葬的他的战友加兄长“梁山”的坟茔。

在他的附近,今天他又送来了他的妻子“郭香”。

他在2个供桌上摆上了鲜花和水果……

他又打量了一下四周,检查一下程序,感到再也没有什么遗漏,才吃力地移开那座新坟墓穴上的白色大理石盖板,他仍然用一方洁白的手帕,轻轻地慢慢地擦拭着墓穴,就像在打扫自己的“新居”,耐心、细致、周到。

他经心地把郭香的骨灰盒安放在里面,当那沉重的大理石的盖板封合的时候,他落泪了,不过那是无声的饮泣。

……

最后,他用黑漆描绘墓碑上的字迹:“爱妻郭香之墓”,那厚重的隶书和“愚夫韩东跪立”,那端庄的仿宋……就像儿时上美术课描绘春天一样的认真。

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双手一直在痉挛、在颤抖,好像他的身心已经承受不了那石板、那骨灰、那墨笔的沉重。

他的面部也毫无表情,好像磨难的岁月,已经模糊了他的苦与乐、生与死、爱与恨……所有的界线;上苍已经取缔了他面部表情所有的功能。

……

夜幕降临了,又是山雨欲来的时候……

乌云加深了夜的浓重,雨点敲击着“陶渊冥”的碑林。

……

他该走了。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最后又打量了一眼那墓碑上的旧字新痕……



他走了。

他那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的步履，撞击着那下山的石阶，可那绝不是他有意惊动那死亡的静土，而是亡魂对他由衷地呼唤爱与被爱的回声。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往昔的岁月……

## 第一章 激战前夜

1962年8月,福建前线吃紧,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台湾当局纠集30多万兵力,将于8月23日拂晓我“封锁金门战役”四周年的时候,反攻大陆。美国第七舰队也在台湾海峡游弋,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跃跃欲试。

封锁金门战役,是指4年前1958年炮击金门的战役。战役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至1959年1月7日止,共维持了138天,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100余次中小规模战斗及零星炮击。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炮兵为主的一次由多兵种参加的联合作战。

战役从8月23日7时30分打响,我设置在厦门地区的400余门大炮对准金门岛同时猛烈炮击。当时,金门岛上的蒋军正为欢迎伪“国防部长”俞大维举行宴会……

封锁金门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整个战役击毙国民党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3名,击伤少将参谋长1名,击毙击伤蒋军官兵7000余人,击沉击伤敌舰艇25艘,击落击伤敌机37架,击毁击伤敌一大批水陆两栖车船和火炮等。

……

时间迫在眉睫，我广大军民紧急备战，自8月15日零点开始，上海通往福州，鹰潭通往厦门的火车和各地通往马尾港、厦门港的各航线，全线军管，民运全部停航、停运。

军舰、军列、军用飞机，海陆空三管齐下，枪支弹药、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运抵福建前线；百万大军，日夜兼程强行军，向福州、厦门一线集结。战区所有的群众和军人家属迅速向后方撤离……

沿途兵站密集，再现了淮海战役那山东大娘、大嫂、大姐送茶送水、送蛋送馍……支前爱兵的动人场面。

……

前线总指挥部很快做出作战方案：

第一作战方案决定：南起东石、五堡、围头，北至崇武、石城、涓洲岛、南日群岛150海里宽的海岸线上和戴云山东麓纵深180公里，包括同安、晋江、安溪、德化、莆田等五县暨泉州一市的范围内形成口袋，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命令五大军区及其所属航空兵和两个舰队及其所属海军航空兵等18个军的兵力和1500架飞机、5000门火炮、1000艘舰船投入战斗，全歼来犯之敌，继而乘胜解放台湾岛。

命令各参战部队必须在8月20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构筑工事。

战区内的守军和留守群众必须于8月23日零点前全部撤出阵地。

驻守在位于袋口处、金井要塞的陆军守备一师，驻守石狮的某军五师，驻守安海的某军八师，驻守五堡的独立炮团和当时位于深沪、永宁的两个海军海岸炮机动炮连等部队撤离的任务艰巨。为了不暴露我军的作战意图，全线静默，禁光禁声，人不举火，车不开灯，限时50分钟内全部撤出阵地。

海岸炮250连，是苏联制造的轨道移动式130远射程海岸炮

装备的加强炮连，无法撤出，奉命死拼死守阵地，待打完最后一发炮弹，炸毁火炮，再与登陆的敌人近战肉搏，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海岸炮 250 连位于袋口中段最南端突出部“围头”的无名山脚下的山洞里。

那山洞十分雄伟壮观，纵深 300 米，横跨 150 米，最高处 20 米，设备设施齐全。粮食、淡水、其他食品的储备，可以坚守 80 天，弹药储备充足。

整个阵地坐北朝南，北靠无名山，南面是海滩开阔地，易守难攻。它的外部营房建在半山腰上，在山石和绿树的掩映之中，隐蔽性很好。

8 门 130 远射程海岸炮的射击出口，呈上下两层相距 10 米，左右间距 15 米的不等边菱形布阵，它的铁轨可电动移动距离 150 米，它的每个射击口都装有三道电动密封防护门，防护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性能良好。

它的南面就是台湾海峡，隔海与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遥遥相望，与台湾岛最近处 120 海里，与澎湖列岛的吉贝岛、白沙岛、渔翁岛仅相距八十多海里。

它的东南面就是蒋军盘踞的金门岛，相距只有 5 海里。

金门岛又分大金门岛与小金门岛，西为大金门，东为小金门。

大金门距我厦门岛 5.4 海里。它形如马鞍状，东西长约 20 公里，南北两端各宽 10 余公里，中部宽 3.5 公里。岛的面积 161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74 公里。

小金门距大金门 1.08 海里，距厦门岛最近处只有 3.3 海里。岛的东西宽 4 公里，南北长 5 公里，面积 15.5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7.6 公里。

金门岛与马祖列岛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阵地和跳板。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必须首先夺取距离最近的突出部和制高点——

围头要塞。

面对这紧张的形势、严峻的考验，海岸炮 250 连全连 231 人外加 3 个上级和有关参战人员共 234 人，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视死如归。

在坑道内，海军上尉政治指导员郑义双手托着 234 份血书和连长朱卫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特殊的点名。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海军上尉连长朱卫国洪亮地喊道。

“1、2、3、4、5、6、7……”

“稍息，立正！”朱连长下达口令后向左转，抱拳跑步到郑指导员面前，报告道：“指导员同志，全连实有人数 231 人，实到 234 人，现集合完毕，请点名。”

通常集合部队，致报告词的都是值日官（执行排长）的任务，今天情况特殊，规格升级。

“稍息。”朱连长喊完“稍息”的口令后向右转，然后跑步到队列的排头待立。

“同志们！”郑指导员庄严地喊道。

闻声，全体立正。

“稍息。”郑指导员边还礼，边下达口令，“现在开始点名。”他把血书从左手换到右手，托在胸前，大声念道：

“报效祖国！山东大汉——江涛”；

“到！”山东兵一炮长海军中尉江涛，立正洪亮地答道。

郑指导员继续点名：“虽死犹生！幽燕子——戴河”；

“到！”河北兵一班长海军上士戴河，立正大声答道。

“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沪兵——沈根发”；

“到！”上海兵瞄准手上等兵沈根发，立正高声答道。

“战死，是生的最高形式！中州孺子牛——梁山”；

海军基地炮兵处作训参谋海军上尉梁山，立正答道。

“与阵地共存亡，三生有幸！湖北佬——吴永林”；

海军基地政治部新闻干事海军上尉吴永林，立正答道。

“抛头颅洒热血，四海承平！泰山松——韩东”；

《战旗报》记者陆军中尉韩东，立正答道。

.....

这位梁山，是河南人，高中文化程度，海军上尉军衔，正营级待遇，曾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现任炮兵处作训参谋；

而吴永林，则是湖北人，师范学院毕业应征入伍，海军上尉军衔，正连级待遇，曾任连队见习排长、文化教员，现任新闻干事。

那韩东，是山东人军事院校毕业，陆军中尉军衔、正排级待遇，《战旗报》记者。

郑指导员十分庄重地进行着这特殊形式的点名。他念的前一句是每个人血书的题目，后一句是作者的自称或自嘲加姓名。

“全体注意，立正，向后转。”郑指导员按照 234 份血书和班排的排列顺序点完名以后，又下达了口令。

然后，他抱拳跑步到坑道后面的石壁前，毅然一口咬破右手中指，在石壁上写下 8 个大字的血书：“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落款“湘兵：郑义”。

“算我一个！”朱连长说着，抱拳跑步到石壁前，咬破中指，在郑指导员的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赣人：朱卫国”。

接着，他们在国旗、军旗前面，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宣誓：

我宣誓：“我永远忠于祖国，永远忠于人民，战斗到底，战斗到底……”

继而，他们唱起了《海岸炮兵之歌》：

海岸炮兵勇敢坚定，日夜监视着敌人的动静。祖国把海岸交给我们，海岸就是我们的共同生命。我们的心像浪花一样的欢腾；我

们的眼在浓雾中也能看清……

那雄壮的歌声,震撼着山谷,震撼着夜空,震撼着台湾海峡,震撼着万里海疆,震撼着他们 234 颗年轻的心。

……

夜深了,部队原地待命,阵地又恢复了夜的平静。

郑指导员、朱连长和炮兵处的作战参谋梁山,借着夜色,把第一批“战前实录”:“234 份血书、234 份遗书,韩东拍摄的 13 个照相胶卷、5 盘电影胶片 and 韩东、吴永林合写的长篇通讯《高昂的海岸炮……》、散文《激战前夜》、特写《黎明前的‘彩虹’》”,按照事先与炮兵处秘密选定的,不易被战火毁坏的地点埋藏好,作为战后部队首长作战斗总结的第一手材料和为 234 名军人家属送达“阵亡通知书”时的遗物。

……

阵地静谧得出奇。

炮一班最后的班务会正在无声地举行,他们相互依偎着,没人言语。那是无声的寄托与祝福;那是军人最伟大的雕塑,人生最深的觉醒。

散坐在炮位上、炮塔旁的三三两两的战士,也都久久地对望着,静静地对望着。那是爱的最后期盼,那是情的最后约定;那是他们连续付出的积累和最后仅有的剩余……在那最后的时刻,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该说的已经都说了,还没说的已经不再需要语言。他们的血肉和整个心灵都已经融进了战士的最高的理念——“战死”之中。

新战士魏东野哭了,那是由衷的流露。他毕竟是太年轻了,还不满 18 周岁,刚刚告别母亲。他扑倒在班长戴河的怀里,此刻,或许班长可以作为母亲的替代。这决不是怕死的懦弱,而是“18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铿锵的誓言与“人到死时真想活”的本能的撞击。

那孕育着黎明前激战的阵地，一切都让位于青春无悔的寂静。

就连那从来都是喧宾夺主的海浪的喧嚣，此时、此刻也已经没人再去理会它的存在，只有阵地石壁上那刚刚敲响“零”点，平常很少有人理会的“三五牌”时钟，嗒嗒走动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们每个人的心。有的人嫌它走得太慢，认为它在有意拖延他们到达光辉顶点的时间；有的人又感到它走得太快，感到它很快就要走完他们一生年轻的旅程……

“慢”也好，“快”也罢，时间总是及时而准确地将军人推向崇高的前沿。他们或者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而长眠于地下，或者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好战友的尸体，去继续战斗，去接受胜利的礼拜，无私地去履行战前他们对战友的生死承诺——了却死者最后未了的心愿……

然而，今朝凡 234 人，他们将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这如山似铁的军令，这“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绝对原则，给激战前夜的阵地又增添几分特有的悲壮。那里已经没有了生离死别的悬念，没有了假设与猜想，只有结伴同行、视死如归、血战到死的骄傲与自豪。

只有炮兵参谋梁山、新闻干事吴永林和《战旗报》记者韩东 3 个人坐在高昂的炮管下作着第一次相逢也是最后一次告别的交流。他们相见恨晚，他们毫不保留地倾吐着他们各自的有幸与不幸——军旅的经历与爱情的伤感。

梁山伤感地说：“因为妻子外遇，10 天前我刚刚向地方法院提交了离婚的诉状，还没来得及判决，就光荣了。”停了停他愤愤地说：“我死了，没有了我这个原告，就便宜了那个破坏军婚的奸夫了。”

“我们在人间来不及和他算账，到了阴曹地府也要治他的罪。”韩东十分气愤地说。

“对，不——不能饶了这个坏蛋。”吴永林附和着说。



“我比梁参谋你好。”韩东看着梁山说：“我只是早恋而没有早婚……”

“还——还是我最好，从——从来没谈过恋爱。”吴永林抢着口吃地说。

“我们给你介绍。”梁山和韩东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来——来不及喽。”吴永林知道他俩是成人之美心切，一时竟忘记了这是激战前夜，已是死之将至。

说罢，三人相视而笑，甜蜜多于苦涩。

……

江西老表、侦察班长海军中士张建军今天也特别激动，因为今天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他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后者，毅然地回到了即将和战友一起阵亡的阵地上。

一路上他爬山涉水历尽艰辛，长驱一百多里，终于在8月23日零点前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看着他那满脸的汗水和那全身被划得支离破碎的军装，看着他那自尊、自信、自豪的微笑，一时间，战友们都愣住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他高大、伟岸，遥远、陌生。他已经不是48小时前的张建军了，而是从远古走来的历史巨人……因为他穿越的不只是一百多里有限的距离，而是越过了人类自身从来都难以跨越的那生与死的界碑。

“我回来了！”望着大家惊愕的目光，半晌，他不无内疚地说。

“我回来了。”这是一句多么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语言了。孩子放学回家，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也往往是“我回来了”……充满着慰藉、亲切、祥和氛围。因为那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家庭的温馨。

然而，此时、此地、此刻，“我回来了”又意味着什么？

……